

沙记皮蛋及沙池巷

□安铁生

灯下漫笔

回民沙家是较早来南通的穆斯林,祖籍常州武进小曹村,原有回回教家谱(“文革”中被毁),远祖来自新疆。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)因“长毛”(洪秀全等)造反,烧杀抢掠,逃难到通州,现在镇江、江阴、如皋,沙家都有分支。

历年来武进回民沙家有门祖传的手艺——做一手好皮蛋,并成为子孙后代养家糊口的看家本领。民国时,地处东门外延寿庵旁沙池巷的沙家,有一南通当年最大的专做皮蛋的加工作坊。完全是多少代继承下来的传统做法,其用量最大的是草木灰碱,专选的是豆秸灰,老早 是特地从常州船运过来的,质地像米屑一样细腻,因它有碱性所以也可用来洗衣服。最多时作坊里一米多口径的大陶缸有上百只,排在简易的棚屋内。每逢入秋,是沙家最最忙碌的时候,那时会雇来许多工人,拿起一只只鲜鸭蛋,把它抹上拌好的灰泥,双手将蛋完整均匀地滚抹包裹好,再扔进事先铺好的稻壳堆里来回翻滚,直至鸭蛋全身都裹满稻

壳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现在卖的皮蛋不少是火碱浸泡而成,难免稍有点苦涩味、烧嘴。而沙家草木灰做的皮蛋虽制作麻烦、时间长,但经200天时间的缓缓酝酿,慢工出细活故风味绝佳,柔和鲜美异常。那时南通东大街著名的“源泰和”等南北货店,常年进的全是名牌商品。夏令大家要在这里买高邮咸鸭蛋,冬天要在这里买沙家松花蛋,成为南通人过年必备之最佳食品。

有人问过去老东门外南北走向较大的且最有名的沙池巷,与响当当的沙记皮蛋有没有关系?是不是沙家的缸池在此巷内特别多而得名?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。沙池巷之名清代就有了,是来自其巷南头有个大的池塘,其形状如古代的官员戴的乌纱帽。云朵先生在《盘点南通的那些老巷子》里讲得明白:“沙池巷:望江楼巷至吴家巷,长520米,宽3.4米。巷南有一水塘,形似乌纱帽,俗称沙帽池。”南通人简称沙池,可见此巷以水池塘得名,不是以沙家皮蛋缸池取名。

久违的萤火虫

□蒋春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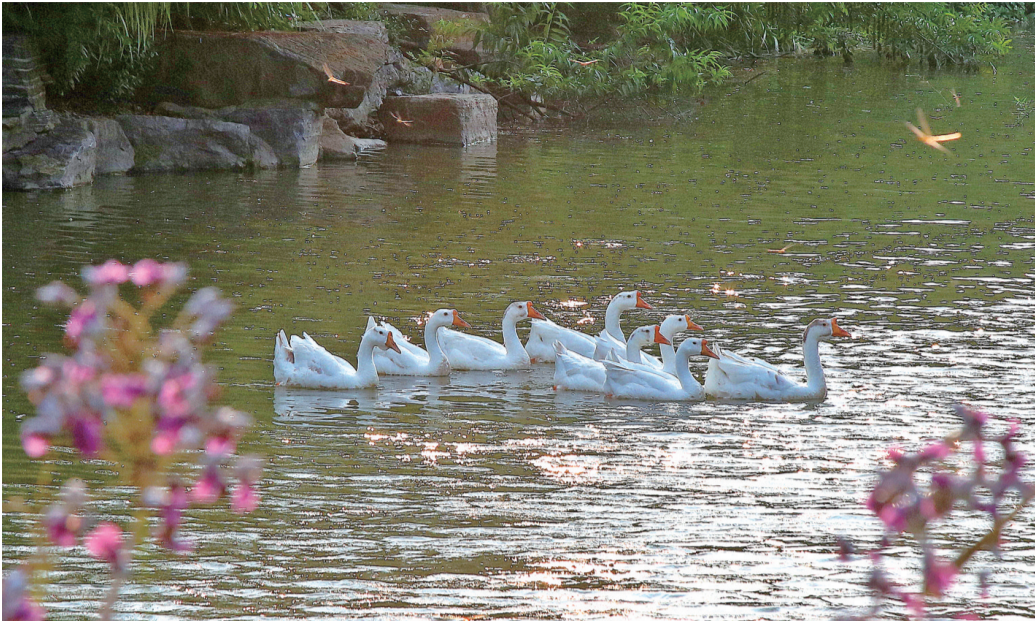
芬芳一叶

7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,一只萤火虫在住所的地下车库下坡处闪耀。住在此小区已有10多年时间了,从未见过这个小精灵。奇遇的瞬间,有着久违的亲切感,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家居住在友谊桥东边的灰地巷里。居民们居住的都是平房,且四周被农田包围着。夏日的夜晚家中闷热,又没空调,大人小孩都会到房外乘凉。那时南通城很小,居住在友谊桥、北濠桥、和平桥、文化宫桥、长桥、公园桥以内的是真正的城里人,而我们居住在六桥之外叫街上人,街上人距离乡下较近,夏天的萤火虫较多。那时仟儿们习惯将萤火虫称之为“火萤虫”。一边乘凉一边捉萤火虫,捉到萤火虫后就放到事先准备的小瓶子里,乘好凉后就将萤火虫的瓶子带到床上,看着萤火虫一闪一闪的特别有意思,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起床一看,瓶中的萤火虫都死了,原来瓶口塞紧后,瓶子没了氧气。有意思的是,仟儿们在捕捉萤火虫时,还会相互比看谁捉得多。嘴里还不停唱着童谣“火萤虫夜夜飞,

家来吃乌龟,乌龟不长毛,家来吃葡萄,葡萄不开花,家来吃黄瓜,黄瓜不结籽,家来吃鼻屎”。这首童谣还有另一个版本,内容稍做了一些改动。“萤火虫低低飞,下来吃乌龟,乌龟不长毛,下来吃葡萄,葡萄不开花,下来吃黄瓜,黄瓜不结籽,下来吃果子,果子不甜,归家种田”。儿时,母亲还教我唱了另一首萤火虫的童谣“火萤虫夜夜红,婆婆织布打灯笼,公公挑水头聋忡,养(生)的儿子当郎中,情(娶)的新妇(媳妇)捉牙虫”。这首童谣形象地描绘出人们生活劳作的情景。当然由于时代的思想局限,只能这样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,不可能有很高“思想境界”的内容。这首童谣时间比较长了,我母亲是1924年出生的,这首童谣是她当教师的叔叔教她唱的,应该说至少也有了上百年时间了。

随着时代发展,南通发生了巨变。如今南通城市化的规模越来越大,道路修得越来越宽,办公大楼、高档商品房等到处都是。当年友谊桥东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里夏日的晚上早已见不到萤火虫了,或许有点遗憾,而家乡的巨大变化却让我高兴与自豪。



一点白 李斌

感恩

□陈有明

在旧社会,我家是贫苦农家。西亭东乡八总河边,孤零零三间草房。家人无一识字,靠租种地主的小块土地和纺纱、织布、打草鞋,苦苦度日。一年到头,吃的是元麦粳子、玉米粳子,很少见到米。青黄不按时还以麸皮、豆渣、豆饼充饥,连讨饭都没个去处。1945年冬,共产党、民主政府领导人民打土豪,分田地,搞土地革命,我家分到八九亩地,这才开始过上心里亮堂的日子。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1938年3月17日,日寇从南通姚港登陆。7月15日,日本鬼子从南通途经西亭去金沙,在西亭见人就开枪,打死五人。日本鬼子从我家房子北山头的八总马路东去,乡亲们躲在南头的沟岸草里,不敢发出一点儿响声。当时我才出生373天,幸好没哭,否则为了保住大家性命,我很有可能被母亲堵嘴闷死。日寇侵占了金沙、西亭等镇,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,敌人害怕了,撤回南通城,我们这一带才免遭大难。

1946年6月,全国内战爆发。10月,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“还乡团”侵占了金沙和全县重要集镇,疯狂迫害革命群众和翻身农民。11月1日夜,新四军九分区七团在梁灵光司令员的带领下,从骑岸镇东张家沙出发,经一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到达西亭镇,深夜11时,对敌人驻守的据点发起猛烈攻击。此战消灭土顽100多人、俘敌76人,保卫了土地革命,保卫了翻身农民。大家说,要是没有共产党、新四军,老百姓不知要遭多少难啊,共产党就是人民的保护神!

我7岁时,祖父送我到

离家一里多路的吴氏私塾开蒙读书。祖父对先生说:“我家穷,祖辈没人识字,我们想让孩子识几个字。”就这样,从第二天起,我每天吃过早饭就背着祖母用青布零料亲手缝的书包“上书房”了。在吴老先生的私塾,我读了两年多时间,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全部会背,常用字基本认识,写大小楷毛笔字也有了较好的基础。

1945年暑期,在地方民主政府的动员下,西亭东乡十三总的钱国安在家乡办了所小学。我们在吴氏私塾书念得多一点的几个孩子想到那里去,吴老先生开明,没有阻挡。我们读共产党的书,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。钱老师给我们讲新四军的战斗故事,教我们唱新四军的歌,还组织我们开展防身体育活动,大家高兴极了。我们感到民主政府办的学校好,由此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加深了感情。

1946年底学校因国民党反动派扫荡而停办,从此直至1949年年底,我11岁到13岁三年时间,再没能到什么地方去念书,在家跟着大人做田里生活和学习纺纱、织布。

1949年2月2日南通全境解放,下半年西亭小学就复办了。10月1日新中国成立,万象更新,学校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,招收各年级学生。我喜出望外,立即去报名,1950年初上了三年级。那时学校鼓励成绩好的学生跳级。我1950年下半年就读了四年级,1951年上半年读五年级,1951年下半年读六年级,连连跳级。1952年上半年我15岁以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,考取南通市一中。

初一第一学期开学,父亲挑着简单的行李把我送到学校。此后,我在市一中学习生

活了六年。学校的伙食标准是每月8元,国家给我的助学金是每月6元,可我每月2元的伙食费有时还交不出。有一次被停伙,饿着肚子躲在寝室里偷偷哭,林校长知道了,给我交了伙食费。那时,南通市一中是向全南通地区招生的,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。老师们说,要不是共产党,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到中学,要好好争口气,学出个样子来。老师们的关心教育,在我心中燃起了一把永不熄灭的火。冬天,身上衣服单薄,上课冷得发抖,我一下课就和几个同学去操场跑两圈再回教室上课。夜里,又薄又硬的被子挡不住寒气,就不断蹦跳,等身上发热后再钻进被窝。任凭生活怎样艰苦,我学习上从未松过劲。从初一到高三,我一直担任班级、学校的主要学生干部,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,初中毕业免考直升本校高中。

1958年我高中毕业,正逢急需培养中学教师,南通师专创办。师专党委书记、校长亲自到招生部门挑选录取品学兼优、适合当中学教师的学生。我原先的理想是上北大,当作家,老师们也认为很有希望。录取师专后,我正视现实,理智地改变方向,决心用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在师专学习,我几乎没什么经济负担,两年后就当上了南通县师范的语文老师。后来又先后到石港中学、金沙中学、教育局教研室工作。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:安心于教育岗位,热心于教育工作,潜心于教育研究。意在事业,意在学生。我教了23年高中语文,搞了15年教研工作,得到了学生、家长和同仁的认可和好评。1984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现在我的家人全部有大学文凭,有六人是中共党员。真是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新中国,也就没有我的今天!